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六  
判五十道

得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  
罪甲怒不許



二姓好合義有時絕三年生育恩不可遺  
鳳雖阻於和鳴烏豈忘於返哺旋觀怨偶  
遠抵明刑王吉去妻斷絃未續孔氏出母  
疎網將加誠鞠育之可思何患難之不救  
况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幾贖  
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無  
情想茅苜之歌且聞樂其有子念葛藟之  
義豈不忍庇于根難抑其辭請敦不匱  
得辛氏夫遇盜死遂求殺盜盜者  
而為之妻或責其失貞行之節不

親以恩成有讎寧捨嫁則義絕雖報奚為  
伏

辛氏姑務雪冤靡思違禮勵釋憾之志將  
殄藿蒲蓄許嫁之心則乖松竹况居喪未  
卒改適無文苟失節於未亡雖伏仇而何  
有夫讎不報未足為非婦道有虧誠宜自  
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  
文一言以蔽無効尤於邾婦庶繼美於恭  
姜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  
求名丁則勤學以待命互有相非  
未知孰是

立己徇名則由進取修身俟命寧在躁求  
智乎雖不失時仁者豈宜棄本屬科懸拔  
萃才選出羣勤苦修辭乙不能也吹噓附  
勢丁亦恥之躁靜既殊性習遂遠各從所  
好爾由徑而方行難強不能吾捨道而奚  
適觀得失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

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趨時若棄以菲葑  
失則自求諸已儻中其正鵠得亦不愧於  
人無尚苟求蓋嘉自致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准法科罪節  
度使奏丁在官有美政請免  
罪真授以勸能者法司以亂法不

宥則利淫誅則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

丁替濫為心僂俛從事始假各而作偽咎  
則自貽終勵節而為言政將可取節使以  
功惟補過請欲勸能憲司以仁不惠姦議

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以  
求材雖苟得踰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  
時不在於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盍懲行  
詐勿許拜真  
得乙上封請求不用赦大理云廢

赦何以使人自新乙云數赦則奸生恐弊轉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過利淫倖門宜開大理以盪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之誠未達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寬猛法有弛張習以生常則起為奸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請思矻石之言兼誅蓼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

得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所鍾

孝乃行先則當銜恤子為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追桑榆之光豈宜致毀所以爰資肉食唯服麻衰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苟滅性而不勝則

傷生而非孝因殺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門而過

為友人責辭云銜君命

居兄之仇避為不悌銜君之命闔則非忠將滅私而奉公宜弃小而取大幸時惟奉使出乃遇讎斷手之痛不忘誠難共國飲冰之命未復安可害公節以忠全情由禮抑禾失使臣之體何速諍友之規更駢立言嘗聞之矣子夏有問而忘諸乎是謂盡忠于何致責

聞軍師選將多用文儒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云取其謀也

忘身死節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籌策而可尚奚騎射之足稱軍帥明以

知夫悅禮敦詩道可為弘於士德功用無出於  
一夫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  
略之無取雖藝何為况晉謀中軍選於義  
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豈惟我武惟揚誠  
亦斯文不墜元戎塞德未爽能軍兵部執  
言恐為辱國

得甲至華嶽廟不禱而過或非其

嶽則配天自修常事神雖福善安可苟求  
宜率道以去邪豈從眾而失正甲志惟守  
義言乃合經以為視以三公實天子之所  
饗降其百福寧匹夫之可攘如修蘋藻之  
誠是用秕稗之禮况人之僭濫從欲乞靈  
而神實聰明豈歆淫祀非鬼是為諂也  
神無乃吐之旅於泰山古猶致誚禱于華

岳今豈不非諒正豈之難誣雖馨香而勿

用將勸來者所宜救歟

脩身獨善寵則可驚制尊賢命其難廢形  
雖遺於軒冕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  
辟而不起鶴書莫顧雖忘血後之心爵命  
已行寧缺賞延之典若使死無用蔭生不  
及榮何成旌善之風且是廢君之命場苗  
不食誠自絕於繫維葛藟有陰義難虧於  
蒸翼請優後嗣以獎外臣

得江南諸州送庸調四月至上都  
戶部科其違限訢云冬月運路水  
淺故不及春至

賦納過時必先問罪淹恤有故亦可徵辭  
月既及於正陽事宜歸於宰旅展如澤國

蓋納地征歲有人貢之程敢忘慎守川無  
負舟之力寧免稽遲苟利涉之惟艱雖愆  
期而必宥地官致詰虛月其憂江郡執言  
後時可愍然恐事非縻監辭或憑虛請驗  
所由公文而後可遵令典

責其煩擾辭云以備凶年

事不舉中有災寧救政或擾下雖惠何為  
景念在濟時動非率法且煩人而不恤是  
昧烹鮮何歉歲以為虞將勤莫酪信作勞  
於無用豈為教之有方必也志切救災道  
敦行古周官荒政自可擇其善者新室弊  
法焉用尤而効之宜聽言勿迷知過  
得丁為郡守行縣見昆弟相訟者  
乃閉閣思過或告其矯辭云欲使  
以田相讓也

化本自家政先為郡禮寧下庶宜寬不悌  
之刑訓在却非是得長人之道况天倫不  
睦地訟攸與利方競於膏腴忍難虧於骨  
肉教宜引古過貴日新雖聞爭以闕牆有  
傷魯衛之政庶使愧而讓畔將同虞芮之  
風苟無訟之可期則相容而何遠推田以  
讓爾誠謝於孟光閉閣而思吾何慙於延  
壽宜加靜理勿謂矯誣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扎有  
司詰之辭云液角者不得牛戴牛

角

貫革垂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  
甲奠體以成執簫而獻中規不撓六材雖  
則合三捨彼有愆七扎不能穿一宜恐傷  
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弓無自入  
也液信虧於巧者射遂爽於減兮周典足

徵彼自乖於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  
臣咎且有歸責之非當

得乙有司門生喪親將往弔之其  
父怒而撻之使遺練而已或詰其  
故云交道之難

子道貴恭當從理命交遊重義蓋恤哀情  
孝不在於詭隨仁豈忘於惻隱乙父訓垂  
愛子道味擇交况求益之初無友不如己  
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故之既罔念於  
一哀是不遵於父要苟知生而不弔雖  
死以何為舊諱遇喪宣父尚宜出涕同門  
在戚王丹未可忘情從申貴帛之誠豈補  
贈芻之義肆一扶之怒父方既爽義方杜  
三諫之辭子也亦虧孝道宜哉或詰兄矣  
知言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水不通

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軍  
營中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

供軍

川以利涉竭則壅稅水能潤下塞亦傷農  
將捨短以從長且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  
降雨流可通財引漕運之千艘實資積水  
生稻梁於一漑亦籍餘波利既相妨用難  
兼濟節度使以軍儲務足思開寶而有年  
轉運司以邦賦責通恐負舟而無力辭雖  
執競理可明微壅四國之征其傷多矣專  
一方之利所獲幾何贍軍雖望於秋成國  
難虧於用利害斯亮與奪可知

得景為宰秋雩刺史責其非時辭  
云早甚若不雩恐為災

居常援時政則行恤人救弊道在從宜  
早將害於染盛雩難拘於秋夏景象雷是

不其憂苟旱魃之愆特虐既太甚雖  
薦及之戒序雩亦何傷冀有間於鶴鳴庶  
無慮於狼顧馨香以感夕且望於月離稼  
穡其傷時難遵於龍見雖事乖魯史而義  
合隨時製錦執言是亦為政褻惟致詰未  
可與權

得丁為郡歲凶奏請賑給百姓制  
才下散之本使科其專命丁云恐

人困

臨邦匡乏情本由哀為國救災美終歸上  
丁分條出守求瘼居心歲不順人既憂  
於一輔公有滯積戶將餼於一鍾是輸濟  
衆之誠允叶分憂之政然以事維上請恩  
未下流稍違主守之文遽見職司之舉使  
以未也卹貧賑廩鄧攸雖見免官矯制叢  
之可也

倉汲黯不聞獲罪請宥自專之過用旌共  
理之心

得戊兄為辛所殺戊遇辛不殺之  
或責其不悌辭云辛以義殺兄不

敢返殺

捨則崇讎報為傷義當斷友于之愛以遵  
王者之章戍居兄之仇應執兵而不返辛  
殺人以為義將傳刃而攸難雖魯策垂文不  
可莫之報也而周官執禁安得苟而行之  
將今怨是用希實在犯而不較揆子產之  
誠損怨為忠徵史駢之言益仇非智難從  
不悌之責請聽有孚之辭

得甲為將以葷醪投河命衆飲之  
或非其矯節甲云推誠而已何必

在醉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

飽德之文不專於醉甲寄分外聞令出中  
權九醞投河義由獨斷一瓢飲水惠在同  
霑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續如戰士之載  
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  
亂豈資滿腹所貴歸心少卿絕甘見稱漢  
代子反獨醉實敗楚軍苟臧否之必由何  
古今之有異非其矯節是知不言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謝或責  
之乙云不爲己  
在公而行誠非爲己懷惠以謝則涉徇私  
彼既求仁而得仁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  
獲戾丁乃解紛以爲非罪而拘治長見稱  
於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寧謝於祁奚論恩  
則丘山不勝在道而江湖可忘况情非私  
謂可以不愧于人義在公行實以無求於  
我合嘉遺直勿聽責言

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  
之不伏

喪則有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  
夫婦所貴同心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  
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於鼓鍾好合有傷  
於琴瑟旣愆夫義是棄人喪儼寐練之在  
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如  
實之敬頗乖若生之哀斯瀆遂使唱和不  
應憂喜相干道路見練猶聞必變隣里有  
殯亦爲不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庸奴之  
責

得甲年七十餘有一子亡請不從

政所由云人戶減耗徭役繁多不  
可執禮而廢事

役且有辭信非懋力老而不養豈爲愛親  
戀若阻於循咳怨必興於陟岵顧惟甲子



及此丁年戶減事繁政宜勤於晝夜家貧親老養難缺於晨昏在子道而可矜雖三徑之宜免事聞諸禮情見乎辭天子敦風猶勸養其二老庶人從政亦何假於一夫况當孝理之朝難抑親人之請所由之執愚謂不然

得景於逆旅食噬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入云買之有處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蓋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蓬方轉朝薤欲晞旅次爰來將受殮而已生涯溘盡當終食之間且非祭地之疑自是逢天之戚求言其黨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買而有處請無寘董之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思恕物無妄罪人得詔賜百寮資物甲獨以物委地

而不拜有司刻其不敬云本贖物故不敢拜

賜表主恩拜明臣禮苟臨事而不敬雖有辭而勿聽甲列在朝行頒其資物宜荷天而受賜何委地而如遺曾奸賂誠可惡於清德今為寵錫諒難拒於鴻私既為善而近名亦失恭而遠禮必也志疾貪身節勵貞廉自當辭讓有儀豈得棄捐不拜况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為心苟無取伯夷飲泉而向爽宜許有司之劾用懲不恪之辜

得乙為大夫請致仕有司詰其未

七十乙稱羸病不在事

時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所加固難陳力乙位參食采志在懸車揆以紀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疾蒲柳之質先凋既移量

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牙種七告老  
無乃速歟而心既諱七致政固其宜矣清  
高知止無強不能

得景為縣官判事案成後自覺有  
失請舉牒追改刺史不許欲科罪  
景云令式有文

政尚從寬過宜在宥苟昨非之自悞則夕  
改而可嘉景乃案察參諸簿領當推案務  
劇詎免毫釐之差屬褻惟改苟不容筆削  
之改設而不隱悔亦可追縣無罔上之奸  
苟有刻下之虐先迷後覺判事雖不三思  
徵國令而有文將欲痛繩恐非直筆  
得甲替乙為將甲欲到乙嚴兵守  
備不出迎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  
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

伏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  
乙奉中權甲承後命推輪相代言赴及瓜  
之期哀甲自防猶軫前茅之慮且信惟守  
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南如何徹  
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垂主  
禮究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  
指

得鄉老不輸本戶租稅所司詰之  
辭云年八十餘歲有頽賜請預折

輸納所由以無例不許  
丹制既登誠宜加惠歲賦不入何以奉公

苟布裳而是違雖移用而不可鄉老年參  
耆耄名繫版圖天賜未頽且有躁求之請  
地征合納非無苟免之心曾是徇私固難  
違例况時逢恤老節合勤王尚齒肆筵我

歲敦於善養食毛入賦爾奚忘於樂輸受  
賜任待於時頒量入難虧於歲杪不從妄  
請誠謂職司

得乙女將嫁於丁既納幣而乙悔

女也有行義不可廢父兮無信訟所由生

雖必告而是遵豈約言之可爽乙將求佳

婿曾不良圖入幣之儀既從五兩御輪之

禮未及三周遂違在耳之言欲阻齊眉之

請况卜鳳以求士且靡咎言何奠鴈而從

人有乖宿諾婚書未立徒引以爲辭聘財  
已交亦悔而無及請從玉潤之款無過桃  
夭之時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

聖人建易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

苟吉凶之罔僭何平否之足詢丁執心不

回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兆誠足決疑吾

從是命之文必先蔽志以爲禍福由己休

忽則繫於慎行生死付天修短必存乎陰

騰當脫身於木鴈寧問命於著龜言既中

倫理下窮性况詹尹釋策有問焉知闔廡

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推粟是謂忘筮

得耆老稱甲多智縣司舉以理人

或云多智賊也未知合用否

道雖棄智政且使能苟養之以恬則用之

不惑甲稱予智縣舉爾知將老者之審才

得賢斯美何或人之懜理爲賊是虞誠蔽

蕩之無聞庶利人之可取然以智殊小大

用有否臧識若限於挈筭或當害物道能  
弘於樂水何爽理人請審兩端方從一見  
得乙爲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

監軍責其無勇略辭云內無復糧外無犄角

封疆貴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圍則速即  
爾刑乙登以將壇鎮干邊壘誠可戒嚴走  
集罔有敵于我師何乃啓納寇戎若無人  
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略信貽失律之凶拳  
勇蔑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強師老食老絕  
城孤期盡敵而還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  
退猶愈於覆亡宜矜犄角之辭難議建牙  
之罪

得景進柑子過期壞損所由科之  
稱於浙江陽子江口各阻風五日

進獻失期罪難逃責稽留有說理可原情  
景乃行人奉茲錫貢薦及時之果誠宜無  
失其程阻連日之風安得不愆于素覽所  
由之詰聽使者之辭既異邊寧難科淹恤

限滄波於干役匪我愆期敗朱實於厥苞  
非予有咎捨之可也誰曰不然

得丁喪所知於野張帷而哭鄰人  
詰云夫子惡野哭者

死喪有別哭泣從宜情或異於親踈禮則  
殊於內外丁義勤交道動循容止未忘半  
而嘗同傾蓋之歡永念重泉遂展張帷之  
哭雖聲非有慟而分止所知未乖夫子之  
言何致鄰人之詰如或肆號咷於路左物  
或惡之今則具威儀於野中禮無違者允  
符前志奚卹斯言  
得甲妻於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

訢稱非七出甲云不敬  
細行有虧信乖婦道順小過不忍豈謂夫

和甲孝務恪恭義輕好合饋豚明順未聞  
爽於聽從叱狗愆儀盍勿庸於疾怨雖怡

聲而足味我則有尤若失口而不容人誰  
無過雖敬君長之母宜還王吉之妻

得乙為軍昧夜進軍諸將不發欲  
罪之辭云不見章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或幸雖三  
今而惟反乙是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  
之辭無聞月捷用潛師之計方事宵征徒  
欲董以爪牙會不明其耳目况將經武必  
在昭文夜號未申有虞固宜不進月章莫  
舉毀匱自可當辜所非失辭責乃當罪

得景嫁殤鄰人告違禁景不伏

生而異族死豈同歸且非合祔之儀爰抵  
嫁殤之禁景天婚是恤窀穸斯乖以處子  
之葬華遷他人之蒿里曾靡卜於鳴鳳各  
異室家胡為相以青烏欲同宅兆徒念  
年無偶豈宜大夜有行况生死寧殊男女

貴別縱近傾筐之歲且未從人雖有遊岱  
之魂焉能事鬼既違國禁是亂人倫謀徵  
媒氏之文無抑鄰人之告

得丁陳計請輕過移諸甲兵省司  
以敗法不許丁云宥罪濟時行古  
之道何故不可

軍與事亟則務益兵時泰教成固難敗法  
丁志崇陳計識昧相時當兵戰之朝詎資  
凶器在刑行之日寧利幸人是廢國章欲  
崇軍實禍關贖武弊起惠奸宥罪未若慎  
刑濟軍不如經國况王霸道異古今代變  
小哉管氏之器曾是行權苛矣有司之言  
孰非經

得甲在獄病久請將妻入侍法曹  
不許訴稱三品已上散官

獄雖慎守病則哀矜苟或無瘳如何罔詔

甲罪抵刑憲身從幽繫憂能成疾膏肓之上未痊危則思親縲綫之中有請勢窮搖尾念切齊眉卧或十旬既軫彌留之懼官惟三品宜從侍執之詞敢請法曹宜遵令典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謂生知孰云行恠

况形雖異類心則同歸四鳥分飛聽音既稱有信三犧皆用聞鳴豈可為妖且叶前

言殊非左道爾惟不講我則有辭揆以周官業將同於夷隸詳夫魯史責不及於葛

盧獸語可徵人言奚恤

得丁母乙妻俱為命婦每朝參丁母云母尊婦卑請在婦上乙妻云夫官高不合在下未知孰是

肅恭成恭卑則敬尊著定辨儀賤無加貴眷彼母妻之品視其夫子之官敬將展於君前禮且殊於門內閨闈垂訓長幼雖合有倫朝廷正名等列豈宜無別婦道雖云守順國章未可易班母則失言妻惟得禮且子兮位下尚欲宗子而夫也官崇如何卑我請依序守無使名愆

得景請預駙馬所司糾云景庶子

也且違格令欲科家長罪不伏

冒婚傲倖既抵官刑罔上失忠亦虧臣節在幼賤而不禁豈尊長之無辜屬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選吹簫之匹雖則未獲真人預傅粉之郎豈可濫收庶子况姻連天族榮冠人倫嗣既異於承禮難當於釐降掩藏廉孽唯慮其不諧貪冒寵榮詎思於有罪豈非或益而損曾是欲蓋而彰國章

寧捨於面欺家長宜從於首坐

得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

趨朝有時則當早作防姦以法寧縱晨行

雖夙夜之自公豈警巡之可犯甲陳力是

念相時期昧方鳴三鼓知行夜之猶嚴未

闢九門信將朝而尚早趨進合遵於辨色

夙興宜伺其啓明既爽時然後行是必動

而有悔非巫馬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

子侯朝胡不坐而假寐宜遵街禁用表曰

存得郡舉乙清高廉使以為通介無

常罪舉不當郡稱往通今介時人

無常乙有常也

退藏守道自合銷聲待用濟時則難背俗

乙行藏未達通介不常若德至而無稱固

當滅跡既名彰而見舉誠合隨時徒立身

以清高且於物而凝滯無固無必盍守宣

尼之言獨清獨醒信貽漁父之誦兼濟豈

資於絕俗全真未爽於同塵宜從不當之

科俾慎無常之舉得景於私家陳鍾磬鄰人告其僭

器不假人易而生亂樂惟節事過則有刑

禮既異於古今法且禁其鍾磬景苟求飾

喜罔念速尤竊算簏以陳樂由奢失僭金

石而奏罪以聲聞雅當犯貴之辜難許徹

懸之訖然恐賜同魏絳借異于奚且彰比

闕之恩何爽南鄰之擊是殊國禁無告家

藏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封

夫子而致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  
焉用其封丁氏恩降閨門罪羅邦憲寵非  
他致既因表以勲賢名雖自貽亦可免於  
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恤  
緹榮猶聞贖父齊分石窳豈不庇宜聽輯  
矣之辭難奪贖兮之請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

其貪辭云知我貧也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潔身而雖幸於知  
己而則可景乙奇贏何業氣類相求競以  
錐刀始間小人喻利推其貨賄終見  
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貧富  
必類自當興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命  
損多益寡是為徇義豈曰竭忠受粟益親  
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已叔牙嘗謂我貧

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得景夜越關為吏所執辭云有追

捕

設以關防辨其出入既慎守而無怠豈偽  
遊而能過景勤恪居懷夙夜奔命以謂寇  
攘事切宜早圖之罔思呵察戒嚴不可踰  
也雀蒲乃司敗小事襟帶實國家大防仰  
老氏之文雖知善閉稽周公之制尚曰不  
征責已具於有司理難辭於靡監盍從致  
詰無信飾非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發離之  
丁理饋賀衣物請以所下聘財折

之不伏

婚以匹成嫡庶宜別訟由情察曲直可知  
將令人有所懲必在弊之不及相時庶孽  
冒乃婚姻情以矯誣始聞好合事欺彰露



旋見此辭既生非偶之嫌遂起糾徵之訟  
辭多執競理有適歸乙則隱欺在法而聘  
財直沒了非罔冒原情而饋禮可進是非  
足明取與斯在

得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父告飢  
以餉饋之乙怒遂出妻上不伏

象彼坤儀妻惟守順根乎天性父則本恩  
饌宜進於先生饋可輟於田峻夫也望深  
饕彼方期相敬如賓父兮念切囂然旋聞  
受哺於子義雖垂於齊體孝則長於日心  
盍喜陟岵之仁翻肆送畿之怒孰親是念  
難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徵無効士二其行  
犬馬猶能有養爾豈無聞鳳凰欲阻于飛  
吾將不取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六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七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  
據品秩為限約或責其越職論事

不伏

品秩異倫臧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  
志在作程惡失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  
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徒資雖積於鉅萬  
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千柳淫義叶於  
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  
若守識以越思則為出位將盡忠於陳計  
難伏嘉言楚既失之鄭有辭矣

得甲為邠州刺史正月令人修耒  
耜廉使責其失農候訢土地寒

教有權節業無易宜地苟異於寒溫農則  
殊於早晚甲分憂率職從俗勉人天時有

常農宜先定地氣不類寒則晚成雖恣揉木之時未建挹草之候正惟廉使何昧貴風縱稼器之已修先成焉用苟土膏之不

起欲速何為誠宜嘉乃辨方豈可詰其行于古循未用禮修來雖在季冬訓此幽人

得乙掌宿息并樹實至不誅相翔者御史糾之辭云罪在守塗之人

姦或不誅吏將焉用苟欲科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乙慎守無聞元徒有怠嘉賓戾

止戒宜慮以相翔暴客肆來固合擒而勿失既隳官禁是縱公行且戒事之前不申

嚴於聚托慢官之後欲移過於守塗誠乖率屬之方宜甘貴帥之罰然以官雖聯事

等列或殊罪不同科重輕宜別比夫所屬請以異論

得景為私客擅入館驛欲科罪辭云雖入未供

傳舍是崇使車攸處將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遊欲從公食豈無逆旅宜受饋於盤殮既匪使臣何苟求於館穀信饕餮而

是啓寧猶濫之可容同周官之廬人宜街命非鄭氏之驛置豈延賓法既自干咎將誰任然則不應入而妄入刑固難逃而已

供與未供罪宜有別請從減降庶叶科條得洛水暴漲吹破中橋往來不通

人訴其弊河南府云雨水猶漲未可修橋縱苟施功水來還破請待

水定人又有辭

大水為灾中橋其壞車徒未濟誠有阻於往來脩造從宜亦相時之可否願茲浩阻彼懂七人訴川梁不通壅而為弊府慮

水沴荐至毀必重勞苟後患之不圖則前  
功之盡棄將思濟眾固合俟時徵啓塞之  
文雖必葺於一日防懷襄之害未可應  
七星無取人辭請依府見

得景為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  
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伏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權之要當絕  
外交之謙景命受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  
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在公訓旅貴信失人  
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仰  
况兵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  
誠猶可苟毒流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既  
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徇壘  
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違師  
律難償鄰言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軍或別屯則宜專命  
丁位雖佐理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  
於周典操司殺之柄受檠於漢儀既有令  
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奚  
執簡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予不敢  
今則分部而賜戟無我有違宜崇魏絳之  
威勿議秦彭之罪

得甲告老請立長為嗣長辭云不  
能請讓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建善則理其如  
亂嗣不祥甲告老於朝立子為後雖急難  
自舉必有可觀者焉而長幼以倫無所苟  
而已矣况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鴈行于  
弟克恭厥兄徒見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  
父蓋從立長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季扎終

當棄室諒可致詰罔聽不能

得乙出妻上訴云無失婦道乙云

孝養父母有命必從禮事舅姑不悅則出

乙親存為子年壯有妻兆啓和鳴授室之

儀雖備德非柔淑宜家之道則乖若無爽

於聽從曷見尤於譴怒信傷婉婉理合此

離且聞莫慰母心則宜去矣何必有虧婦

道然後棄之未息游請稽往事姜詩出

婦蓋為小瑕鮑末去妻亦非大過明徵斯

在薄訶何為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

及而俯就景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興鮮兄

之歎情鍾於孔懷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

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貴適

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為苟

在禮而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

執季路之辭

得丁陷賊庭守道不仕賊帥逼之

辭云堯舜在上下有巢許遂免所

司欲旌其節大理執不許

臣節貴忠國經懋賞宜遵善道難廢彝章

丁陷在賊庭強其祿仕敦在三之義困時

難而名聞守無二之忠經歲寒而節見逼

夷齊以周粟引巢許於唐臣身以道存情  
非利動所當厚獎向乃深疑且人無不臣  
之心所謂順也邦有惟重之典其可廢乎  
從亂則必論辜守道豈無旌善野哉大理  
信乃執迷展矣所司誠為勸沮  
得景為大夫有喪丁為士而特弔

或責之不伏

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列弔則  
異其節文景為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  
合遵朝夕之期特弔以行奚越尊卑之序  
既垂前典乃述斯言且禮貴明微位宜慎  
俟非其事信于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展  
贈芻之意是曰無上將何以觀

得吏部選人人試請繼燭以盡精  
思有司許之及考其書判善惡與  
不繼燭司有司欲不許未知可否

旁求俊造迨將筮仕歷試文辭俾從卜夜  
苟狂簡而無取宜確執而勿聽萃彼羣才  
登于會府惟賢是急慮失實於握珠有命  
則從許昔光於秉燭及乎考覈罕有菁英  
屬辭既謝於棟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  
百鍊之後思苦彌精何意一場之中心勞

逾拙曷如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  
所請

得乙貴達有故人至坐於堂下進  
以僕妾之食或謂之乙曰恐以小

貴賤苟合會是泛交窮達相致乃為執友  
利而忘大名故辱而激之也

乙既登貴仕爰有故人以為念舊追歡知  
己之心未至行權勵節成人之美則多不

登夫子之堂乃進僕人之食苟推誠而相  
激雖屈辱以何傷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

子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君是勉後  
圖且符往行如或識纔半面契未同心雖

發憤以達人必取怨於謗已以斯致請亦  
謂合宜

得是領縣府無蓄廩無儲管郡詰  
其慢職景云王者富人藏於下故

也

賦斂異名君臣殊政藏諸百姓在王者而  
則然虛我千倉於職司而不可景匱茲國  
用豐彼家財人不誅求誠為寬政府無備  
蓄寧匪慢官况今征稅有常公私兼濟苟  
能取之以道則下自樂輸何必藏之於人  
使上將乏用既爽奉公之節宜甘掠美之  
科罔縱縣辭請依郡詰

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  
辭云主人食我以禮故飽

飲食以陳庶無求飽齊衰可恤仁豈忘情  
丁靡念人喪故求主禮遇加邊之膳誠可  
療飢對泣血之哀亦宜忘味既念吉蠲之  
饌是忘惻隱之心况春於其鄰相猶違禮  
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加施氏之儀且  
昧宣尼之教勿思變色當顧戚容

得甲為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  
甲請免罪

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慢官  
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維彼甲所謂攸司  
不念恪居傲于姜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  
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佚  
未可塞通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  
所職豈可出匣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  
甘心於罰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衆知防必修水禁救人鮮死無縱川游  
乙行險不思憑何無悔慕呂梁之術習於  
浮水違周官之令忘彼危身將不弔而是  
虞雖有故而宜禁忌子產喻政尔則狎而  
翫之引仲尼格言吾恐蹈而死而既殊利  
涉當戒善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懼

得景為將每軍休止不繕營部監  
軍使劾其無條辭云有警軍陣必

成何以勞苦

將苟有謀勞而後逸師不用律誠亦為凶  
况未靖方隅尚勤征伐即戎推轂既崇四  
七之名臨敵屯營何垂什伍之列是使人  
慢孰謂戎昭薄威雖欲恤勞徹警恐為懈  
怠且有嚴有翼猶奪先人之勞心不備不虞  
寧救長蛇之尾必也權能制勝謀必出奇  
亦待臨事有成然後斯言可信監軍之劾  
舉未失中彼景之辭試可乃已

得丁乘車有醉吐車茵者丁不科

克寬克仁而吏請罪之丁不許  
况乎醉起甕間嘔盈車上小人沉酒自貽  
誚於彼昏君子含弘乃忘情於斯怒宥過

所宜無大知非庶使有慙未乖觀過之仁  
雅叶諦思之義且恕當及物察貴用情絕  
纓繼淫醉而猶捨吐茵及亂誤豈不容無  
從下吏之規庶叶前賢之美

得甲牛觝乙馬死請償馬價甲云  
在放牧處相觝請倍半價乙不伏

馬牛于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  
誤而宜別况日中出入郊外寢訛既谷量  
以齊驅或風逸之相及兩牛孔阜奮駢角  
而莫當我馬用傷踈駿足而致斃情非故  
縱理合議論在皂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  
挑林而招損償則從輕將息訟端請徵律  
典當陪半價勿聽過求

得景娶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

承家不嗣禮許化離去室無歸義難棄背  
訴云歸無所從

景將崇繼代是用娶妻百兩有行既啓飛  
鳳之兆三年無子遂採別鵠之音將去舅  
姑終鮮親族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  
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蘊固難効於牧  
子宜自哀於鄧攸無抑有辭請從不去  
得丁喪親賣宅以葬或責其無廟

云貧無以為禮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  
諒欲厚於卜宅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  
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備欲耐九原顧  
家徒之屢空將鬻三畝愛雖深於送死義  
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  
游之問固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  
於益侈蓋伸破產之禁以避無廟之嫌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  
甲不合仕甲云今見修改吏曹又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知合否  
云雖改仍限三年後仕未知合否  
門甲爰有周親是稱工者方恥役以事上  
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雖欲自遷其業  
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違甲令之文  
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谷行茂出羣  
豈惟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  
誰曰不然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  
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與正

官同

官分正贈蔭別品階如酬死繼之勳則厚  
賞延之寵追思乙父勸乃臣節捐軀致命  
尚克底定爾功繼代勸能豈忘勤恤我後  
椒聊既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且忘身  
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



今則死衛國家叙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  
用叶條章

得景為錄事參軍刺史有違法事  
景封狀奏聞或責其失事長之道

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刻尊

景名署外臺身由中立直而自守郡郵之  
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隱且六條

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為漏網雖舉  
違犯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得事君之

大節既非下訕難抑上聞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言非密罪亦從輕  
丁乃攸司屬當行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

之言自灾于身難求跡網之漏然則法通

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唯當專達  
之責如或事關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

跡於紫泥方定刑於冊筆  
得甲為所由稽緩制書法司斷合

王命急宣行無停畧制書稽緩罪有常刑  
徒一年許云違未經十日

將欲正其科繩必先揆以時日甲懈位敗  
度慢令速猶蓄怠棄之心既虧臣節壅駿

奔之命自抵國章然則審時勾稽考程定  
罪法直以役當朞月所由以違未決辰將

計年以斷徒恐乖閱實請據日而加等庶  
叶決平是日由俾乎息訟

得乙盜買印用法直斷以偽造論  
訴云所由盜賣因買用之請減等

賄人無公行印惟盜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  
伊人無良同惡相濟所由既敗官為墨子

賄人無良同惡相濟所由既敗官為墨子

取予求彼乙乃竊器成姦不畏不入潛謀  
斯露竊弄難容猶執薄言將求未減用因  
於買比自作而雖殊情本於奸與偽造而  
何異以茲降等誠恐利淫

得有聖水出飲者日干數或謂偽  
言不能愈疾且恐爭鬪清禁塞之  
百姓云病者所資請從人欲  
執禁之要在乎去邪為政之先必也無訟  
忠彼泉水流于道周飲瓢之人孔多茂聞  
病閑濫觴之源不足必起爭端訟所由生  
欲不可縱上善未能利物左道足以惑人  
且稽以祥符徵之時事地不藏寶當今自  
出醴泉夫之愛人從古未聞聖水無聽虛  
誕之說請塞訛偽之源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為郡守所  
辟稱是巫家不當選吏功曹按其

詭詐景不伏

鳴鶴處陰羣聞于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  
此將適於退藏彼何強之維繫景業敦道  
行志薄官情太守以舉爾所知將申蒲帛  
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懼  
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冀其言遜獲  
免翻以行詐論辜况商洛拂衣漢且求之  
不得穎川洗耳堯亦在而勿論天子尚不  
達情功曹如何按罪

得丁為刺史見冬涉者哀之下車  
以濟之觀察使責其不順時脩橋  
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津梁不脩何以為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  
丁職是崇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  
於高車徇鄭相之名濟人於大水志雖恤  
下道昧叶中興其熊軾涉川小惠未遍曷

若虹橋浦路大道甚夷啓塞既闕於日脩  
揭厲徒哀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沾各宜  
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無政或謂其父子不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謂其父子不

法許原親茲通隱惡俾恩流于下亦直在  
其中甲忝齒人倫忍傷天性義方失教曾

莫愧於父頑攘竊成姦尚不爲其子隱道  
既虧庭訓禮遂缺於家肥且情比樂羊

可謂不慈傷教况罪非名厚徒云大義滅  
親是不及情所宜致誚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爲省  
司所詰申稱羣萃之秀出者不合

限以常科稱羣萃之秀出者不合

惟賢是求向賤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  
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

雜以蕭蘭舉尔所知安得弁其翹楚誠其  
惡於裨敗諒難捨其茂異棟金於砂礫豈

爲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  
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况乎

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  
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何常科而是限

州申有據省詰非宜  
得乙充選人識官選人代試法司斷

乙與代誠者同罪訖云實不知情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僞而心拙必代

斷而手傷乙情非容姦行垂周慎將如吾  
面遂充識以不疑未見子心果代試而有

悔既彰罪而貽戚乃連坐以論辜察情諒  
不同謀詰罪試應異罰法無攸赦選者當

准格論人不易知識官所宜情恕削奪恐  
爲過當貶降庶叶決平

爲過當貶降庶叶決平

得甲與乙爵位同甲以齒長請居  
乙上乙以皇宗不伏在甲下有司

不能斷

庠序辯儀則先長上朝廷列位必尚親上  
惟彼周行是名同位德非心競禮失肩隨  
甲以桑榆年高何以卑我乙以葛藟族貴  
奚獨後予興各爭長之辭遂味常尊之位  
然禮經尚齒且王室貴親晉鄭同儕信高  
卑之或等膝薛異性諒先後之可知難遵  
少長之倫宜守親疎之序

得選舉司我百名之士或云不息  
馳驚恐難責實

聲雖非實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  
屬時當不席任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擢  
誘人於奔競若馳騁而方取慮非歲貢之  
賢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期撫

實必在研精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  
吹噓無益自閉其倖門各勿論於有無鑒  
自精於舉措

太學博士教育子毀方瓦合司  
業以非訓導之本不許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羣在毀  
方而和衆況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  
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鑿以方枘物豈相  
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翮司業以  
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  
傷瓦合教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  
徵則戴氏之典在持勸學者所宜謹之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鄰人告其  
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云非夫告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  
不伏

何彼無良於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  
之心一扶所加辱於女子之手作威信傷  
於婦道不告未爽於天和招訟於鄰誠愧  
聲聞于外斷徒不伏未幸直在其中雖昧  
家肥難從縣見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  
以無出身不許使執云行成於內  
可移於官

調選正名誠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  
乙積行於中闇彰于外廉使以道敦知已  
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在出身將棄予  
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之材  
則循舊格刈翹上之楚寧守常科幸當仄  
席之求無惑刻舟之執况自家刑國移考  
入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  
堅決無至深疑

得景定婚訖未成而女家改嫁不  
還財景訴之女家云無故三年不  
成

義敦好合禮重親迎苟定婚而不成雖改  
嫁而無罪景謀將著代禮及問名二姓有  
行已卜和鳴之兆三手無故竟愆燕婉之  
期兆李恐失於當年榛栗遂移於他族既  
聞改適乃訴納徵揆情而嘉禮自巧在法  
而媵財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儀夫  
也無良可謂二三其德去禮逾遠責人斯  
難

得丁為大夫與管庫士為友或非  
之云非交利也

見賢不誦且虧事上之節非義苟合則涉  
躡下之嫌丁貴乃立家友其管庫不思進  
善徒務降尊若接而或非自貽交利之責

儻知不舉則遠蔽賢之尤既未覈也是非  
姑欲紊於貴賤况公叔薦士家臣尚見同  
升雖文子好能管庫不聞為友信乖慎守  
宜及或非

得四軍帥令禁兵於禁街中種田  
御史劾以無勅文辭云因循歲久

三有利於軍

為國勸農田疇有制示人知禁衢路攸先  
瞻彼三農藝斯五稼且町疇是務豈是瞻  
軍雖轍迹不加未為曠土輦轂必資於平  
易康莊難縱以荒蕪務有畔之農秋成而  
利亦蓋寡侵如砥之道歲久而弊則滋多  
請論環衛之非或表鐵冠之劾

得甲為郡守部下漁色御史將責

諸侯不下用戒淫風君子好逑未乖婚義

甲既榮為郡且念宜家禮未及於結褵責  
已加於執憲求娶於本部之內雖處嫌疑  
定婚於授官之前未為縱欲况禮先紉采  
足明嫌婉之求娉則為妻殊非強暴之政  
宜聽隼旗之訴難科漁色之辜  
得乙為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

非之稱品司

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則宜抗禮  
乙班榮是踐威重可觀况衣錦還鄉已崇  
三品之秩雖副符臨郡應無再拜之儀豈  
以州里版圖而紊邦家典制如或商周不  
敵敢不盡禮事君今且晉鄭同儕安得降  
階卑我既不愆素何恤或非

得景為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訖云

奉地無狼

鮮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

景獸人斯掌禽獸罔供當路可求曾不思  
於寔星充庖為用遂言闕於去腹既愆冬  
獻之勅難償西鄰之責戴詳地產重抵國  
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  
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慙在面欺而無  
捨

得景負丁財物丁不告官強取財  
物過本數縣司以數外賊論之不

伏

人縱於貪動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則有賊  
丁放利欲贏景浦債未償懷不忌而強取  
姑務豐財逞無厭之過求豈非贖貨請難  
容於強暴法必禁以奪攘以交易而求多  
尚宜准盜在倍稱而過數孰為非賊  
律論當從縣斷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

不後申請引格不許乙云有故不  
伏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  
司而宜舉乙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纂  
彼前脩相承以一子何乃廢其後嗣自棄  
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難以復然  
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  
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  
辭方期折理

得丁為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責

其僭辭云從死者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  
丁慶加一命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  
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菜之榮既貴賤  
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曾元易簣正位  
於大夫殊晏嬰遺車非於君子未爽慎

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

敢陷父於惡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諷宜嫁是豈可順非况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七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八

碑誌序記表讚論衡書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粹勝靈者其文冲以性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蔚温雅淵疏朗麗利檢不扼達不放古常而不鄙新竒而不恠吾友居敬之文其始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名記書碣贊序七十五摠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疾彌留將啓手無他語仁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為之序無恨矣既而途



奉理命號而告于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  
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  
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性復奔命  
啻萬里席不遑暖矧筆硯乎故所托文久  
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  
因發閱篋裘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干唱  
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惜惻又之况然疑  
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  
序上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重  
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洒故人  
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上金玉聲篋門原  
上草埋骨不理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  
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  
骨肉之敦愛立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  
琴酒蕭味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  
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

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  
齋東牖下作序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

祖素立安南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

高祖諱至遠天官侍郎曾祖畬國子司業

祖諱承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考諱藩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戶部尚書夫人諱娥

相國長女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今為海州

刺史一子曰鏞左衛騎曹參軍一女適隴  
西李遂上為壽州錄事參軍由此而上得  
於國史家牒云夫人為相門女邦君妻不  
以華貴驕人能用恭儉克己撫下若子敬  
夫如賓衣食之餘傍給五服親族之飢寒  
者又有餘散霑先代僕使之老者又有餘  
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澣衣菲食服勤

禮法之外調釋典持真言棲心空門  
等觀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適捐館之  
夕恬然如歸寶曆三年三月一日疾終海  
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附于某所  
先塋享年五十五有四夫八之從裴君也歷  
官九任凡三十一族睦家肥輔佐之力  
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云夫源遠者流  
長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祿世德有所  
從來矧相國端方廉雅孝友忠肅自從事  
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險而遷其道宜乎  
居極位享名賢也夫人敬恭勤儉柔順慈  
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初終而怠其行  
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君修文達政潔  
已愛人自仇邑從軍連牧二郡不以寒暑  
而易其心宜乎荷百祿號良二千石也嗚  
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稱是妻斯

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者也論撰表誌

高邑之祥 降於李氏 相門之慶

鍾於女子 女子有行 歸我裴君

君亦良士 宜賢夫人 夫人雖歿

風躅具存 勒銘泉戶 作範閨門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

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花嚴院春秋七十有

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龍  
門山之南崗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  
奉先寺附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  
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  
陀羅尼一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  
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咒在中記讚  
在下皆師所囑累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

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岩  
既則戒學四方律於釋晤傳六祖心要於  
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罔  
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  
為道粹揭為僧豪曰建中訖長慶九九遷  
夫寺居十補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者二  
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賤我足  
愚若小中大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我足  
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為儀言  
為法一心為道場則安能使化緣法眾悅隨  
欣戴一至於是耶同學大德繼居本院者  
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  
常賁懷嵩圓如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  
憧事琢刻既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  
居易為記上既訖因書二四偈以贊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為醫藥師

救療一切功德幢

師之闡維與眾共之

不塔不祠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擇當長慶二年請靈  
隱寺僧道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  
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事喜發願七於  
白黑眾中勸十萬人七轉華嚴經一部十  
萬人又勸十人七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  
季月其眾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齋每齋  
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十有四齋每齋以  
操奉香跪啟於佛曰願我來世生華藏世  
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  
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眾中募財  
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未給齋甲子前牧  
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操自  
杭詣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

迨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為記  
誠俾無廢墜予即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  
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  
不壞滅况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狂備  
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  
終不壞滅况十二部經常出於千人口乎  
况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  
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  
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  
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叙見願集來緣  
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  
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  
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  
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自韋

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  
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  
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  
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  
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  
什亦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  
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  
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  
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  
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  
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  
將來因以予句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  
不類各誅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  
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  
居易題

吳興靈鶴贊

有鳥有鳥 從西北來 丹霄火綴

白翎雪開 遼水一去 緱山不迴

噫吳興郡 孰為來哉 寶曆之初

三元四齋 天無微颺 地無纖埃

堂白晝下 與紫雲借 三百六十

拂檀徘徊 上昭玄貺 下屬仙才

誰其居之 太守姓崔

錢塘湖石記

錢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

南有算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

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

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

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

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更押

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

帖鄉上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

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日公  
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平有陰  
實性七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大  
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  
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  
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算并  
諸小算闢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  
巡檢小算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弊  
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七堤決須所  
由巡守預為之防其算之幸舊有缺岸若  
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又減兼於石函  
南算洩之防堤潰也予在郡三年仍歲逢  
旱湖之利害盡究其中恐來者要知故書  
於不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  
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符  
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臣以其月二  
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訖  
當明盛寵在藩條祇命荷恩以感以懼臣  
某誠願誠幸頓首上伏惟皇帝陛下嗣  
膺曆數重造寰區將致升平在先政化詢  
求牧守勤恤黎元實陛下慎選推良之秋  
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  
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敗議實  
無政能已蒙寵榮入改宮相今奉恩寄又  
分郡符獎師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  
外况當今國用多出江南上諸州蘇為  
最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  
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  
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既奉命敢  
不誓心必凝夕惕夙興焦心苦節唯詔條

是守唯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亭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微臣或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荅無任慙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該論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

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安國寺賜紫引駕沙門義林  
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弘元

中大夫守序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

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此義伏計聖聽飲聞此談臣故略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葉大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脩己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嘉展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眾中能師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

義林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  
何者為四科何者為六義其名與數請為  
備陳者

僧問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  
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七者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  
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  
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  
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  
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  
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  
別四科六義之旨意今合辨明請以法師  
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

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  
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  
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  
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  
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七者六波羅  
蜜六波羅蜜者即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  
提波羅蜜毗黎耶波羅蜜禪定波羅蜜般  
若波羅蜜以唐言譯之即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  
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  
弟子即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  
目乾連阿弁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  
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教雖名數  
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  
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  
以為何如更有所疑即請重難



法師所難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上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於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為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為始終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上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為萬代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閑養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

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聞為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可無疑矣

問曾

問

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得云何得是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

右僧荅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

神通之力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登此解脫修何智力得比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

問道士

右僧答不錄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鼎足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迪皇情道門揚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真學與祕為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冀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嘗聞此語未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略

難

右道士答不錄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略則聞命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為此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為指陳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即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九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也

對

孝經一人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非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二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即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有人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即禮也禮即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

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准三殿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敷之次多目叙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聰不敢自叙謹退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溪上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洲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

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遁林居焉次  
又有軋與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  
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可戴  
達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  
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表彥伯  
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  
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  
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  
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  
上雲入霓遠斯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  
一特也自齊至唐茲山寢荒靈境寂寥罕  
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  
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  
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  
僧曰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  
石盡在依上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

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陸  
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  
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  
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遊  
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曰  
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  
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  
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六年夏寂  
然貴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  
從叔樂天乞為禪院託云  
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  
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  
其世有緣乎

修香山寺記

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  
觀遊之勝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

騫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  
弟子取之予亦恥之頃予爲庶子賓客分  
司東都時性閑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  
每至茲寺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  
年幸爲山水主是償初心復治願之秋也  
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年與故元栢  
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  
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  
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洎銀鞍玉  
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來致  
於予上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  
秦抵洛徃返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因  
請悲智僧清閑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  
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  
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  
龕大屋十一間次南實院堂一所大小屋

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墮覆漏朽墁之功  
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  
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爲導師化城於是  
龕像無燥濕墜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  
之安游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  
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樓之風月  
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  
豁然如釋憾刷恥之爲清閑上人與予及  
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  
念來歡且贊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  
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  
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却不與  
微之結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  
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  
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白居易記  
薦李晏韋楚狀

河南府朝議大夫持使前節海州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  
配諸州稅麥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奏恐  
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不得已而從之  
及被入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除替削階  
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即為獨屈况晏累為  
宰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  
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陽窮餓至其身典  
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獎又建  
中初李正己與納連友汴河阻絕轉輸不  
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為徐州刺史當  
叛亂之時洧以一郡七城歸國効順棄一  
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斷兗渠  
之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寇竟消從此徐  
州塌橋至今未為內地如洧之子實可念

之臣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  
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聞  
之有所激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斂跡市朝息  
機名利况家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  
山卧雲練氣絕粒滋味不接於口塵埃不  
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穎節  
類顏原縉紳之間多所稱嘆臣為尹正合  
具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  
谷亦貴繫維倘蒙冥彼周行縻之始爵降  
羔鴈之禮命助鷓鴣之羽儀足以厚貞退  
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裨聖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  
令猷貢士推能長吏之本職其李晏韋  
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實請知輒敢

論薦有涉塵蹟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  
聽勅旨  
太和六年六月十六日河南尹白居易  
狀奏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扎數幅兼惠荅憶春  
草報白君已下五十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  
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  
與抃會甚樂上上誰復知之因有所士續  
前言之戲耳誠為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  
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  
下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  
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僕稅駕十五  
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  
草而別歲月易得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

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為少年者所嗤然  
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裡捨此何以啓齒  
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勅  
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荅彼此非一彼雖  
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  
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  
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輟自愛  
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  
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寄  
和卷自大和六年冬首夢得之任之作始  
居易頓首